我的肋巴记忆

★廖春华

“哪要克？”“跳肋巴克。”听到这样的对话，估计有朋友得笑江边话的可爱了。“克”（江边方言，去的意思）还好说，肋巴可以说疼，还从没听说可以跳的。其实，肋巴，是香格里拉市上江乡的一种舞蹈，它是塔城神川热巴的分支，肋巴估计是方言的差异。虽然有学者把上江肋巴舞称之为傈僳族热巴舞，但从感情上来说，我更喜欢有着乡土气息的“肋巴”这个称谓。

对于肋巴舞最初的记忆，是在儿时村里的老操场。舞者长啸震天地出场，动作豪放洒脱，腾跃飞旋，时而跺脚，时而穿插，时而龙摆尾，时而老虎翻身，那雄壮的鼓声，那宏大的场面，十多年一直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。以至于后来学到安塞腰鼓这篇课文，我最先想到的，就是村里的肋巴舞。是啊，在我的世界里，所能想到的最壮观的鼓舞，也就是肋巴了。后来，我也穿着楚巴，腰系五彩丝带，右手执拨浪鼓，左手甩牦牛尾，加入了跳肋巴的行列。期间的开心兴奋，不亚于考上了自己心仪的大学。

再大些，就开始关注村里肋巴舞的历史。一次，看到一篇介绍塔城神川热巴舞的文章，提到塔城热巴具有庄重典雅肃穆的舞蹈风格，相传由达摩祖师所创，有明显的宗教性，我的第一反应，村里的肋巴，应该和神川热巴有渊源。除了舞蹈风格和地缘因素的考量外，村里的肋巴也有很明显的宗教意味，其师承几乎不可能是重表演性的流浪热巴。几年前村里的肋巴舞表演，还有迎神送神的仪式。跳完肋巴舞的第二天早上，从操场开始，全部舞者在公路上浩浩荡荡地跳着前行，身后跟着被堵住的大大小小的车辆，直至3、4公里外的村尾。有的年份干旱，村里的老人还会归咎于跳肋巴时没把神送好。后来一些老人的口述和相关研究的文章，也证实了我的想法，上江的肋巴舞确为塔城腊普村的师傅所教，已有100多年的历史，称得上融合多民族文化的古老艺术了。

上江的肋巴舞，它传承于塔城热巴，但又很明显地有傈僳族等民族的文化融合。对小时候的我们来说，最感兴趣的，一是随时来驱赶我们这些调皮捣蛋鬼的戴着魔怪面具的纪律维护者，另外一个，就是穿插在每个段次里的小剧了。金鸡、马鹿、牦牛，随着节拍，舞者惟妙惟肖地模仿出了这些动物的动作，还有猎人打猎、金鸡衔花等幽默风趣的表演。其中有一个小剧我印象特别深，演的是牦牛在行进中生病发狂倒地，先由拿拨浪鼓的东巴作法医治，没有效果，后来穿白褂的医生打针之后，牛就恢复如常了。我一直在想这个小剧肯定不是它最初的面目，估计是解放后一些基层工作者为了普及医学常识，良苦用心地改编了这个剧目。关于金鸡马鹿舞，后来我也特意查证了一些资料，也确实为上江傈僳族所独有，而且与大理鹤庆洞经会颇有渊源。

在时代的发展冲击下，村里的肋巴舞也面临着冲击和挑战。舞前的唱词，已经到了濒临失传的边缘，全村只有一个80多岁的老人能完整演唱，通宵表演肋巴的场景，已经成了老人口中的历史，现实里哪怕把二十一场完全演绎都变得奢侈了。有一个小故事，姑且当作笑话看，村里组织春节联欢晚会，当报幕员说下一节目是冗长的肋巴舞时，观众慌慌张张抱着板凳逃走。这虽然有夸张戏谑的成分，但也可以看出在农村娱乐活动日益多样的情况下，肋巴舞的生存现状。幸运的是，作为迪庆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上江肋巴，相关部门也日益重视，开始走向州市的一些舞台，有了相关的纪录片和宣传片，这些，多多少少让人欣慰。肋巴的传承发展必然要经历一些蜕变和阵痛，这或许也是无可奈何的现实。

豪迈洒脱的舞姿，神秘悠远的历史，精彩风趣的小剧，阵痛蜕变的生存，这，就是我关于肋巴的记忆。

古人是怎样消暑的

◆邬时民

尽管酷暑难当，但如今有了空调，在室内照样可以身处春天般的惬意。没有空调的人家，可以到大卖场“蹭风”。没有空调，至少有个电风扇可以降温，不至于热得要命。由此我在想，在没有空调和电风扇时候的古人是怎样消暑的？通过翻阅典籍，我得到了答案。

古人消暑法之一，用冰消暑

很多人认为冷饮是现代产物。其实，古代就有了冷藏法，并能用冰制作冷饮消暑。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《诗经》中就有用冰消暑的描述。《国风·豳风·七月》曰：“二之日凿冰冲冲，三之日纳于凌阴。”这样两句诗歌，意为十二月凿冰冲冲，正月搬进冰窖之中。凌阴即冰窖的意思。由此可见，用冰制作冷饮在我国历史悠久。

到了周朝，宫廷则设有“凌人”之职，专事“冰权”制作管理。在《周礼·天官·凌人》中专门记述了凌人按照自然时节斩冰、藏冰、启冰的情节：“凌人掌冰正，岁十有二月，令斩冰，三其凌，春始治鑑。”即夏历十二月凿冰，正月藏冰，三月启冰。

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屈原在《楚辞·招魂》曰：“挫糟冻饮，酎清凉些。”意思是夏天饮酒，捞净糟沫后进行冰镇，喝起来清凉味甘，煞是舒服。《楚辞·大招》中也说“清馨冻饮”，清澄醇酽之酒冰镇之后宜于夏季饮用。楚国地处南方，盛夏时饮冰镇酒，自然是莫大的享受。

用冰消暑，在三国时期有了进一步发展。曹植的《大暑赋》中说：“积素冰于幽馆，气飞结而为霜。”诗中的幽馆，是指地下冰窖。说明早在1700多年前，我国就已用冰来防暑降温了。

古人消暑法之二，自然消暑

唐代诗人刘禹锡喜欢在临水亭榭，荷花池畔的环境中消暑纳凉。他在一首题为《刘驸马水亭避暑》七言诗中写道：“千竿竹翠数莲红，水阁虚凉玉簟空。琥珀盏红疑漏雨，水精帘莹更通风。”君不见，岸上是青青翠竹，池中是朵朵红莲；喧闹的市声远去了，烦恼的心事散去了；举目环望，清风徐来，水波微兴，顿觉心旷神怡，似乎就要羽化成仙了。水中亭榭在玉宇琼楼的映衬下，轻轻盈盈地漂在水面，四周缭绕着的是阵阵清凉的爽气。这无疑是一个天然的空调世界。

白居易的纳凉方法是独坐院中，修身养性，迎着临窗的徐徐清风而自得其乐。他在《消暑》诗云：“何以消烦暑，端坐一院中。眼前无长物，窗下有清风。散热由心静，凉生为室空。此时身自保，难更与人同。”

宋诗人杨万里同样也喜欢在庭院里纳凉。与白居易不同的是，杨万里不是静坐在院中，而是于“动”中纳凉。他在《夏夜追凉》描写了这样的情景：“夜热依然午热同，开窗小立月明中。竹深树密虫鸣处，时有微凉不是风。”诗人勾勒出一幅夏夜追凉图：明月高悬，竹林婆娑，虫吟悦耳，清风频吹，星河半落，酷热渐消，在月光下闲庭信步，心中不觉生凉。

山中树茂林密，成了古人消暑的好去处。唐代高骈《山亭夏日》诗云：“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水晶帘动微风起，满架蔷薇一院香。”元代释英《山中景》诗云：“六月山深处，轻风冷袭衣。遥知城市里，扑面火花飞。”城镇赤日如烤，而山中树木青翠，峰高气清，使人凉意骤生。

古代民间还有很多利用自然资源制作的消暑器。如常见的有“竹夫人”。竹夫人又叫青奴，是一种圆柱形的竹制品。江南炎炎夏季，人们喜欢竹席卧身，用竹编织的竹夫人是热天消暑的清凉之物，可拥抱，可搁脚。竹夫人，长约1米左右，是用竹篾编成的圆柱形物，中空，四周有竹编网眼，根据“弄堂穿风”的原理，供人取凉。

很显然，没有电风扇和空调的古人，善于利用自然环境来消暑纳凉。

古人消暑法之三，扇子消暑

“银烛秋光冷画屏，轻罗小扇扑流萤；天街夜色凉如水，卧看天河织女星。”唐代大诗人杜牧在《秋夕》一诗中生动形象描绘了一个天真无邪的宫女拿着一把丝织团扇，在庭院里追逐扑打阶前飞萤的情景。

扇子的流行，始于汉代。从汉代起，用丝织的绢素制成的纨扇在宫廷中兴盛起来，那时宫中几乎人手一把扇，被称为“宫扇”。在汉代，扇子的品种趋向多种化，汉代的赵飞燕册封为皇后，她的妹妹赵昭仪送她一匹珍贵礼品，其中就有云母扇、孔雀扇、翠羽扇、九华扇、五明扇等多种品种的扇（《西京杂记》卷一），质料和形制都已多样化。其中，五明扇是圆形的扇子，流传到民间，就成为团扇。

西汉时，巧匠于绶还发明了一种“七轮扇”，其原理与现代的电风扇极为相似，由一人手摇“七轮扇”，清风满座，它是世界上最早的风扇。唐太宗曾建造一座“清凉殿”，用水力风扇来消暑降温，它比手风扇的“七轮扇”又前进了一步。

本报由迪庆日报彩色印务中心印刷 本报地址：香格里拉市康珠大道208号 邮编：674499 纠错投诉电话：8224019 传真：8289000 记者部：8222759 编辑部：8223550 副刊部：8226346 广告部：8230970 印务中心：8881620 网络部：8881015